

■行走随笔

"千年金衣"背后的"匠心"

○卢江良

豆腐皮,作为一种豆制品,在日常生活中,是极为常见的,我们从小到大,应该没少食用。而这次作家赴富阳采风活动中,听说要考察东坞山豆腐皮,笔者不禁感到有些意外,暗想:那能考察出什么东西来?

怀着这样的疑惑,笔者随团来到了东坞山,这是银湖街道的一个村,毗邻大洋坞水库,因为时值炎热的夏季,并非生产豆腐皮的时节,我们无缘参观制作工艺,只是去察看了一条古道——东坞山大洋坞古道。

那是一条毛石古道,掩映、蜿蜒于竹林间,据道边木牌上的文字简介,该古道分两支至半山腰,后分成五路与外界相连,其中之一通往杭城龙坞上城埭,是向灵隐寺等寺庵输送

豆腐皮等素餐原料的主要通道。

由于时间限制,我们无法重走古道。不过,这并不重要。通过那些被磨损得极其光滑的毛石,不难想见当时的东坞山人肩挑背扛着一筐筐豆腐皮,翻山越岭频繁往来于这个山村与杭城各大寺院及餐馆的场景。

望着这条古道,笔者重新审视东坞山豆腐皮。豆腐皮,只要有毛豆之地,便可制作。而杭城那么一座大城市,想必不会没有生产豆腐皮的作坊,偏偏要从这个偏僻山村进货,足见东坞山豆腐皮有着独特之处。

果真,从陪同我们考察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东坞山豆腐皮制作始于唐代,已有1300

多年历史,因其薄如蝉翼、轻似绢纱、油润光亮,有“金衣”之称,且油润白净、落水不糊、味道鲜美,颇受当地僧尼欢迎。

随即,笔者查证相关资料了解到,鉴于东坞山豆腐皮品质优异及寺院相互传播,名气越来越响亮,发展到后来,不光在杭城各大寺院,甚至在江浙沪一带,尤其在佛教界久负盛名。到了明代,被列为贡品。

那一张张不起眼的豆腐皮,缘何能步入“光荣大道”?追寻轨迹,不失为一条“荆棘路”——它的制作工序极其复杂,要历经磨豆、去壳、渣浆、吹风、刮浆、烘干等众多步骤。特别是“吹风”工艺,尤为关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东坞山豆腐皮为什么与众不同?真正成因在于:东坞山人在长期

的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绝技”——“三口风”吹出“千年金衣”。

那“三口风”就体现在“吹风”环节:当豆浆在锅里初形成皮时,先吹“头口风”,用竹篾条将皮挑起,轻贴于竹棒上;紧接着吹“二口风”,借风势抽出竹篾条,留皮在竹棒上;再吹“三口风”,将皮鼓起,乘势用竹篾条刮掉多余豆浆,使皮匀而薄。

这看似简易的“三口风”,实则是无数代东坞山人智慧的“结晶”,更是需要制作师傅经过数年练就的“本领”。当然,它也是让东坞山豆腐皮“出类拔萃”的“绝活”,以致于时至今日,仍让其获得无数殊荣。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现在的东坞山豆腐皮,无须再用手工制作,“蒸汽

制作、蒸汽烘干”,已成为响亮的推广语。但东坞山人创造并传承千年的“三口风”传统技艺,于这个时代依然熠熠生辉。

究其原因,不外乎“将工艺做到极致,以细节成就精品”。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以及我们曾经对工匠的漠视,已无法打捞起隐藏在“东坞山豆腐皮”这项非遗技艺背后的一个个传承人默默坚守、奋勇前行的故事。

但“东坞山豆腐皮”的传世,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它不仅是手工技艺的流传,也不仅是文化信息的保存,更是闪耀着历代传承人秉持的“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之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当前稀缺的,弥足珍贵。

■细枝末节

"三水"交融育杭州

○陈慈林

“五水共治”事关人民生活品质和城市发展。回顾杭州2000多年建城史,其诞生、生存和兴盛都离不开(钱塘)江(运)河(西)湖三位“母亲”,有人将其概括为“因江而生、因湖而名、因河而兴”,可见水是杭州的命脉。

钱塘江是杭州的“嫡母”,2000多年前,杭州就诞生在她的怀抱里。但这位“母亲”秉性暴烈,在哺育孩子的同时,有时也带来许多困扰,其排山倒海涌潮举世罕见,令人不敢轻易亲近。西汉初叶,朝廷始在江边筑土堤防潮,但收效甚微。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王钱镠改用上千斤的青石筑起数百里长塘,才最终改变了江水肆虐的状况,老百姓感念钱镠恩德,遂定江名为钱塘。

但钱塘江潮带来的咸水,不能直接饮用。唐代李泌任杭州刺史时,在城内挖了六眼井,解决了居民生存饮水,至今城中还保存了一眼“相国井”。

杭州成为吴越国都后,钱镠通过钱塘江发展海上航运,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通商和文化交流,杭州自此方成“东南形胜、三吴都会”。

西湖是杭州“庶母”,她使杭州以“天堂”之名驰誉世界。地质学家考证,西湖原与钱塘江相通,后连结处被淤泥隔断,形成地质学所称的“泻湖”。因湖在城西,故称西湖,杭州在西湖温暖的怀抱里茁壮成长。

千百年来,西湖多次面临淤塞厄运,但至今还焕发着青春活力,有三任“市长”功不可没:1200多年前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他浚西湖、筑堤岸,便利灌溉,为老百姓谋福利,深受后人爱戴。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白蛇传”,许仙和白娘子初次相逢,就是在他筑的“白堤”断桥上。

260多年后的宋代,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州,他募集数万民工疏浚西湖,以葑草淤泥筑堤,在堤上修亭建阁,栽花植柳,这就是如今西湖核心风景区的苏堤。这是1983年8月31日,我亲眼目睹开学时的情景。这位农家妇女是我的母亲,小女孩就是我的姐姐!

那天的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姐姐能最终领到崭新的、带有油墨味的课本,那简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他将挖田葑泥筑成与苏堤并行的长堤,就是如今的杨公堤。他还将外湖葑泥筑成三潭印月、湖心亭和阮公墩,成就了“湖中三岛”美景。

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把西湖打扮得千娇百媚。南宋时,西湖就已形成了“苏堤春晓”、“柳浪闻莺”、“平湖秋月”、“断桥残雪”和“双峰插云”等著名景点,杭州从此成为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

京杭大运河是杭州的“乳母”,它的繁荣和兴盛与京杭大运河息息相关。隋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武林门。全长1300多公里的大运河,在杭州境内虽然只有区区30多公里,却犹如联结母体的“脐带”。浙江的漕米、丝绸、茶叶和盐等贡品,由此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中原的各种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络绎不绝运到杭州,促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

南宋王朝顺运河南迁杭州后,更是带来了军品制造、土木营造、纺织、印刷业等工业和手工业作坊,使一个原本的二三线城市,一跃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呈现出真正的“钱塘繁华”。

千百年来,杭州虽然吮吮着江河湖三水的“乳汁”长大,但三位“母亲”之间却很难会面:杭州建城之初,钱塘江已经与西湖“分居”;大运河虽然连通黄河、长江等五大水系,却无缘与钱塘江牵手。更要命的是,上世纪中叶开始,生活污水排入西湖,使其水质富营养化日趋严重;工业废水流入运河,使其几成死水,三水相隔严重制约着城市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杭州市在赤山埠开凿引江入湖隧道。从此,钱塘江水昼夜不断流入西湖,湖水经圣塘闸流入运河,一个月就可将西湖水全部更换一遍。1992年,杭州市又开挖近10公里新河,将运河从武林门延伸到钱塘江,不但彻底改善了运河水质,还使江河舟楫相通,实现了三水贯通。

近年来,西湖和大运河相继“申遗”成功;实施“五水共治”,环保融入高科技手段;钱塘江畔,一个体现杭州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的新城已经初具规模,杭州正向生活品质之城的目標迈开大步。

■闲情逸致

在心田种一束莲

○陈新森

一池荷花,隐藏在磐安尖山镇湖上村村口的山岙湿地里。这里是游客最为集中的农家乐特色村。正是盛夏赏荷季节,“荷深水风阔,雨过清香发”,风吹莲动,粉荷含笑。

早年间,实行包产到户,一方水田高低错落,散户零星种些莲藕,稍不留意,映日荷花就从眼皮底下悄然滑过。今夏到湖上,但闻村里流转农田、连片平整,种上万亩荷花,心下欢喜,得片刻闲,便想和草木聊聊天,给心灵松松弦。

一进山吞口,入眼便是浓浓的绿意,荷塘四周草木成荫,水域之内叶翠花艳。曾经的小家碧玉已然脱胎换骨,成长为惊艳端庄、落落大方的大家闺秀,让人忍不住心神一荡。

抬脚走进这草木之间,走到这空旷和安详的田野之上,那些纠缠不休的琐琐碎碎、嘈嘈杂杂,便随风飘散。自由的空气,蔓发的植物,还有辽阔的天空,传递着简约和从容的生命本真。观荷纳凉闻清香,许是心境,许是心境,一时谁也分不清。

从古至今,爱莲之人甚多,有人赞其“天然去雕饰”的绝美容颜,有人咏其“亭亭出水”的雅致风韵,有人叹其“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那白玉般的花盏,在荷塘里,在绿叶上,展现着君子般高贵的气质,成为人间草木的典雅风范。

午后,偏偏下起雨来,没带雨具的游客便蜂拥着往村里跑,荷塘瞬间变得静逸。雨点落在荷叶上,那声响窸窣窸窣,柔婉而深情,像是轻慰,又像是私语。细雨似空中抛洒的玉珠,明明净净,闪闪烁烁,溅起一湖涟漪,像是天空对大地在诉说。

此时的我与莲挨得如此之近,近到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彼此相望,便成了别人镜

头里的风景。莲之美,在于它的清雅,不与百花争艳,不为污泥所染,清丽脱俗,气质高雅。莲之美,在于它的质朴,不会争媚,不会趋时,不标新立异,也不哗众取宠。莲之美,更在于它的沉稳,无论清晨还是黄昏,风吹还是雨打,那田田的荷叶不惊、不乱,那灼灼的荷花不骄、不傲,平静地面对一切,即便枯萎凋谢,也不失气韵和风华。

凌波绽放时,它不喧哗、不张扬,没有因光鲜、荣耀、溢美而迷失,萧然独处,淡然自持。花落凋零时,不自弃、不懈怠,没有被黑暗、污泥所吞没,花尽藕成。难怪乎,这湖上村的老百姓,远方来的游客,打心底里钟爱这一池荷莲。

雨渐停,湖光荷影扑面来,赏荷人、采莲人的身影又重现荷塘之间。荷花在微风细雨的催促下,悄悄睁开粉红色的花瓣,隐在世间一隅,兀自安静地绽放。花开无语,风致楚楚;花落无言,浮香阵阵。初生的莲蓬在花瓣簇拥下端坐其中,挺出水面,青碧可人。那碧碧柔柔的荷塘之上,莲与清风嬉戏,与碧波交流,专注而执着地扎根淤泥。它从没有困惑于嘈杂的尘世,从没有困惑于嘈杂的尘世,洋溢着道德的清芳。

每日穿行于车水马龙中,时时纠缠于俗虑杂务里,不免心烦意乱、焦躁不安。驻足在湖上荷塘,风从远山徐徐拂来,一池荷叶泛起绿波,叶子摩挲,好像琴弦拨动,悦耳的蝉声纷纷落进荷香里,置身其间,纷扰顿消,美好滋长。

那池中的莲啊,对世间的那些黑暗、污浊总是能看透、悦纳,始终保持内心的澄澈和清明。它虽经风历雨,翠消红减,也依然初心不改,君子般风骨犹存。

■微型小说

你不说话能哑吗

○熊燕君

他上幼儿园时,母亲经常带着他坐公交车去新华书店。在车上,他经常能看到有人偷别人的钱包。每每此时,他总是天真地说:“妈妈,那个大哥哥偷人家的钱包。”听到他的话,偷钱者总是恨恨地瞪他一眼,而后灰溜溜地下了车。母亲听到他的话,总是气愤地打他一巴掌,骂道:“你不说话能哑吗?”

多次挨打后,他懵了,以后再遇到这种事,他也就不说话了,装作没看见。

走上社会后,他每次看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回到家都会跟妻子说。妻子把眼一瞪:

“你不说话能哑吗?”他愕然,这声音跟母亲一模一样。他思忖:“她们为什么不让我说话,这可明明是那些人做错了呀?”

他开始沉默寡言,看到一些不合理的事,就憋在心里,跟谁也不说。

那天,他跟着单位领导下车间检查,看到了一处重大安全隐患。他真是想说,最终却忍住了。他耳边又响起母亲和妻子的话:“你不说话能哑吗?”

半小时后,车间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有人伤亡,他也在其中。

■真情流淌

想起儿时开学时

○余瀛

不知不觉,又快到一年一度的秋季开学时。这个时间,我的思绪也被带回到童年,仿佛自己又回到童年开学时背着书包上学的日子。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一年中最盼望的日子,除了过年就是开学了。因为过年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而开学则意味着可以逃避家里放牛喂鸭等繁琐的家务劳动,有新的小朋友一起玩耍。

“老师,您就让我的大娃先上学吧,等一个月后我家里那头猪卖了,再把钱给您拿来,行吗?我现有的钱只够交小娃的。”一位农村妇女带着央求的语气道。

“不行呀,我们学校也得马上结清上级分发物资的各种费用,催得紧!要不,我就不能发书给她。课可先在学校上着,行吗?”老师委婉地回绝道。

“不发书,娃怎么读啊?”这妇女带着哭腔道。

“真的不行,这样我们很难办呀!”老师有些不忍,但又爱莫能助。

农家的孩子自然乖,旁边的小女孩见状拿起扫帚默默地打扫起卫生来。

“老师,您就看在娃的份上,把书发给她吧!我可不想娃像我那样……”农妇说到最

后,嚤嚤啾啾泣起来。

老师含着泪花看看乖巧的小女孩,又看看眼前这位真情流露的母亲,在花名册上写下了小女孩的名字,并给发了书。

我真切地看到妇女脸上笑意荡漾,小女孩的明眸之中也

闪烁着欣喜的光芒。

这是1983年8月31日,我亲眼目睹开学时的情景。这位农家妇女是我的母亲,小女孩就是我的姐姐!

那天的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姐姐能最终领到崭新的、带有油墨味的课本,那简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直击真相

说“你有病”的是真朋友

○王珍

“你坐你家先生的车关门总是那么使劲吗?”那天,邻居郑老师一反平日的轻松随意,一脸严肃地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

就像我每一次用尽全身力气“砰”地一声关他车门时吓他一跳一样,他这么严肃认真的问话也着实是吓了我一跳。

我搭他的车也不是两三次了,他的内心该是经历了怎样的忍耐啊!若不是那天我们去参加一个读书会要搭别人的车,他怕我又会是随性地一失手怒摔车门,震碎了别人的玻璃心,估计这样的惊吓他还得忍N多次。

开始,我认为,作为好朋友,郑老师的善意提醒,只是怕有损我的淑女人设。后经仔细采访那些曾被暴力关车门的车主,方知那是一种怎样残酷的折磨。

有位朋友很推心置腹地

对我说,他有个同事每次搭车上下车关车门都超级用力,车都被震得晃一晃;还有关后备厢盖时,“砰”地一声,震得耳膜都疼。虽然是德系车,但也

很心疼好吧!

还有位朋友更气急,说他最反感野蛮开关车门的人。这样的人一次性解决,永远不可能再让此类人坐自己的爱车。

一圈认真的调研之后,我有点懂了:以为车是钢铁做的,又不是纸糊的,关门大力点车散不了架,是无知的错误。业内人士说了,常常猛摔车门,就是不折不扣的毁车行为——车门的玻璃升降器、铰链、限位器、隔音层、门锁、感应器等,全都很受伤。

还有,误读对关车门敏感的车主为太脆弱、太娇情,也是一种暴力。因为猛一关门瞬间带来的气流,会引起车内气压变化,由此造成司机的耳

膜疼痛是真实的存在。还真实发生过由于大力关车门导致车内人员耳中鼓膜穿孔的极端事件……

由此,想到开滴滴的车主们,真的是太难了!总有一些乘客让他们大开眼界,总有一些乘客让他们以泪洗面——车上脱鞋、车内抽烟、车里吃榴莲臭豆腐等,这些事已经让他们忍无可忍,猛力关车门更是被众车主推举为史上最拉仇恨的乘客行为之一。

而那些“走自己的路,摔别人的车门”的任性乘客,心情不爽摔一摔,今天很帅摔一摔,桃花很美摔一摔……在一万个摔车门的理由中,我的理由最老土——生怕用力不够车门关不上。经郑老师夫妇悉心点拨才明白,我的关车门观念停留在过去时,桑塔纳年代。如今的轿车车门真的已经做得很成熟了,不需要“砰”

地一声才能确认车门已关。所以,洪荒之力都可以收起来了!

不会开车的我,这么多年一直靠各种搭车行走于世,而且一直以为自己尽力关上车门是一种负责和懂事。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我,摔车门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想来,我关车门时一股罡风带着沉闷的巨响之后,好心载我的亲朋好友们心头曾是怎样地滴血。还有那些既心疼又碍于面子没法说出来的车主,不知在心里是怎样地编排我,一定是关车门看人品,觉得这样的素质太不配身份。还有一些闺蜜哥们,只要我不再搭车,我们还是好朋友……

若不是郑老师在确认我“用尽全身力气摔上车门”不是偶尔为之后,直接告诉我“这是一种毛病”,估计这一生我都没有机会为自己洗白,我

习惯于使劲地关车门,真的不是假装潇洒有派头,也不是因为粗暴、野蛮、素质低下。更严重的是,或许我永远都不会认识并治愈这个毛病。

有人说,天上的繁星数得清,自己脸上的煤烟却看不见。凡人总会有一些不自知的毛病,如果有人坦诚告诉你真相,并告诫你不要一错再错,基本上可以肯定这是一个真朋友。因为一个真心为你好的人,是不会看着你就要掉下坑去却什么都不说的。

相比网上那些被刷爆的鸡汤文,说“不要轻易指出别人的缺点”,甚至说要接纳别人的毛病,我更喜欢有人直接告诉我:“你有病,得治!”说出来更健康、更补。就像《荀子·修身》中说的那样:“非我而当者,吾师也。”郑老师夫妇就是教我学会“要人畜无害地关车门”的老师。